

## 序跋精选

## 以敬畏之心写作

——散文集《太阳很红 小草很青》后记

高海平



每次写完一篇文章,给报刊社寄出去后,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伸伸懒腰,长出一口气,然后把目光投向远方。这包含了至少两层意思:其一,总算完成了一件事。也可能是一件应酬之事,必须完成;更多的是发自内心想要写的东西,不吐不快。不管是哪种,总有沉甸甸的压力,唯恐写不好。终于写出来了,落纸成墨,自然会轻松和释然。其二,再也不想看它了。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?当初完稿时,肯定是满意的。冷静下来再回头看时,只怕发现并不如原先设想的好,所以,不敢看。说白了,还是心虚。写出一篇让自己满意、也让读者满意的文章太难太难了。这需要各种因素凑合在一起,比如,写作素材的储备、精神状态的调整、思维的活跃度、灵感……总之,作者要处于一个最佳的、亢奋的状态,才有可能诞生一篇满意或者比较满意的作品。可见,写作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。

这本《太阳很红 小草很青》散文集,是我公开出版的第四本散文集,精选了近两年写的散文作品。精选不一定是精品,只能算比较满意而已。专伺散文三十多年,写得并不多,精品更少,实在汗颜。也不是不勤奋,也不是不努力,只是越写越迷茫,越困惑。现在的散文写作风格多样,五花八门。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种:趋内,向外。所谓趋内,就是往内心深处去挖掘,挖出思想、理性、玄想,上升到一个高不可攀的境界。向外,就是往生活中拓展,抵进生活的无限苍茫,写尽人生百态,市井万象,风俗人情,为历史立此存照。也有的把这两种融合在一起进行第三种形式的创作,既有思想的光芒,也有生活的色彩。

不管怎么变,无非在寻求如何抵达精神内核的路径,千万不能在探寻途中乱花迷眼,乐不思蜀,忘记了当初出发的目的。文学中,散文虽然跟小说、诗歌并称,其实地位很低。诺贝尔奖得主因散文创作成就获奖者寥寥,中外文学史也是以小说和诗歌为主线来书写。这就存在一个问题,散文,这个最古老的文体之一,如何写,写什么,一直纠缠着作家。以故事、情节和人物为特征的小说元素,能不能被散文所用,以意象和思维见长的诗歌能否进入散文文本?如何呈现,从什么角度切入,都是散文面对的问题。不可否认,散文是一种多元的文本,自有其独特的语言体系。

我秉持着对散文的执念,以及对其理解和认识,孜孜矻矻,洞中探幽,力求写出不一样的作品。今日之我,不同于昨日之我,知今是而昨非。写到一定程度时,每每往前走一步都非常地艰难。就像运动员比赛,举重运动员增加一公斤、跳远运动员增加一厘米、游泳运动员增加一秒钟,都是质的飞跃。

不敢看自己的作品,也要强迫自己不断地看。因为要出书、要校对,面对读者。坦率地讲,这本书的质量还是有所提高。这本散文集内容涉及到山水、风物、历史、人物、书籍等多个方面,无非是行万里路,读万卷书。每篇作品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,即使这些思考和见解很浅薄、很幼稚,至少对我来说是独立的,不是人云亦云,这也是我比较自信的原因。

文章既是自己的脸面,也是映照灵魂的镜子,敝帚自珍。文章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,还望方家不吝赐教,以利今后的改进和提高。

(《太阳很红 小草很青》,高海平著,北方文艺出版社2021年1月第1版)

## 纪实

患者症状大多为咳嗽、气喘,部分伴有便秘、腹泻、恶心、呕吐等消化系统症状,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。但因为恐惧,患者大多存在焦虑、恐慌、心绪不宁,甚至一夜一夜失眠。病房实行分组管理,一个病区五个组,每组三四个大夫,每个班或八小时或六小时。摸清了情况,适应了环境,胡志耕便琢磨着如何对症下药。但他们所在的肺科医院没有中医资质,一人一方开展治疗并不现实,当时病人虽也在用中药,但都是通治方,患者用后久不转阴,情绪有些急躁。就在这时,冯立忠前来看望医疗队员,携带了一大批省中医院研制的制剂,留给他们便宜使用。胡志耕当即让自己主管的病人用

上益气祛毒颗粒,谁知效果竟出奇得好,有几位病人很快转阴出院。消息传出,有病人找上门来,胡志耕便逗他们,你们谁表现好,我就给谁吃。病人就像孩子,常常会闹点小情绪。有病人需要转区,病人坚决不走,说别的病区没有山西的中药,大家劝说半天,病人提出带两盒山西的药就转区。胡志耕本想让病人换药改善一下情绪,不料歪打正着,竟然收到意外疗效。这件事启发了她,她便把自己来时带的药做成贴敷,治疗患者失眠,效果同样明显。胡志耕牛刀小试,初见成效,便与同来的急诊科副主任杨斌商量扩大使用范围,但武汉市肺科医院没有中药房,需要后方支持。他们把这个情况向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65  
赵树义  
著

## 《经络山河》节选

附属医院做了汇报,李廷荃对此十分赞赏。2月24日下午,副院长乔之龙、高建忠及治未病中心主任陈燕清、针灸一科主任王丕敏、针灸二科主任刘书立与医疗队队长李耀平、附属医院的五位医疗队队员举行视频会议,就贴敷穴位和组方展开讨论,最终确定了11个治疗穴位及具体实施方案。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65  
毕星星  
著

## 《河槽人家》节选

不料孩子长到几岁,发现遗传了堂弟的先天性心脏病。瘦弱无力,走路摆手摆脚的,这一家的遗传,那叫没法说。蝶孩妈敢破口大骂二叔断子绝孙,实在不是没来由的。

不管怎么说,二叔救命守护的这一个大院子,总算有了传承。二叔还是高兴,引着抱着小孙

## 新书架

《回望》  
金宇澄 著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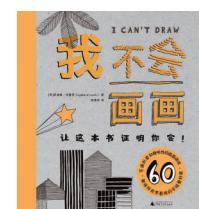
“我母亲说,只在某一封没写完的信里,才见到你爸爸充满情感的回顾:天寒刮起西北风,让我想起满目萧条的,我的青春年月……”在这本讲述了自己父母往事的书中,金宇澄保留了一种“寻找”的姿态。他打开一段历史,让里面的往事带着只属于那个时代的气息、细节、悸动与悲情,奔涌而来……

《暖夏》  
王松 著  
作家出版社



长篇小说《暖夏》,厚实的风俗文化底蕴、丰满的时代生活血肉、坚韧的人性精神骨骼和独特的叙事艺术魅力,成就这部现实题材力作。故事发生在大城市郊区趋于城乡一体化的乡村,承载着历史惯性,更面临着新发展、新理念、新问题。小说把时代巨变与精神渐变作为文学探究的方位,生暖意,悟大道……

《我不会画画》  
(英)莉迪娅·克鲁克 著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这是一本为激发创造力而设计的涂鸦书。拿起笔,跟着书,就能迈进艺术大门。书里以轻松、幽默的方式展示了60个绘画主题,包含绘画简单技巧,也有快速提升能力秘诀。可从头开始,循序渐进,也可随意翻阅,从最感兴趣处下笔。艺术不需要学习,只需要参与,从画画中获得了乐趣,那么人人都是艺术家。

## 深度品读

## 通向母亲的路

林颐

写母亲的作品,总是让人心绪难平,引起共鸣,也让我们思考女性的共同处境。

最近,我读了林贤治的《故园》(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),阎连科的《她们》(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),杨本芬的《秋园》(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6月出版)。《故园》和《她们》都是回忆家乡旧人旧事的散文集,写母亲的部分写得最好,最是情深。《秋园》则是一部传记体小说,60来岁的女儿,想起往事,想要为母亲这样的中国普通女性立传。

三位母亲,各有人生路,可是,只要把三部作品放在一起,就会发现高度的重合。她们生于民国,经历战争,小家如小舟,风浪里四处颠簸,后来,好不容易有些安定,接着就碰上了吃不饱的岁月,她们羸弱的肩膀必须担负全家老小的生计,苦啊,熬啊,天灾人祸实在太多,艰难日子望不到头。月落日升,人生的光亮,怎么就那么稀薄,她们就像植物,有着天然的向光性,仍然亮堂堂地活着,她们全部高寿,活得很老,活成了老灵魂。

林妈妈是土匪的女儿,7岁丧父,9岁做了林家的童养媳,每天都要上山砍柴,要学着操持家务。阎妈妈不到一岁就丧母,因为父亲再



婚,她只能和傻子叔叔一起过活,17岁时嫁到阎家,一辈子都在劳作中度过。在《她们》里,阎连科特意讲述了“劳作”的意涵。

阎连科说,把女性的劳动称为“劳作”,是华语丰富奇妙的表现。在“劳作”中,女性不仅要下田和男人一样劳动出苦力,回到家她还有繁琐无尽的家务在等着——烧饭、洗衣、缝补、带孩子,乃至烧好了饭,一碗一碗地给老人、丈夫、孩子端过去。吃完了再一碗一盘地洗好摆在灶房内。所以称呼女性的劳动为劳作,表明比劳动更为辛苦的劳动和繁琐。

中国普通女性,大部分都是类似的劳作者,很少有例外。相比林妈妈和阎妈妈,杨妈妈的童年时代,要幸福得多。身为药店老板的女儿,家境小康,有机会上学,婚嫁的对象是斯文体面的军官,只是历史的翻云覆雨手总是拨弄人的命运。想起平如、美棠,秋园和仁受,境遇相似,也伉俪相知,却没有平如、美棠那么幸运,无法厮守到老。

《秋园》的笔致素淡,沉静中,有暗流汹涌。仁受之死,惊心动魄。那是1960年,仁受干瘦干瘦,脸上现出菜绿色,成日闷坐,一旦有口吃食,就眼冒凶光,后来身体渐渐由干瘦变为水肿,肿得一按一个坑。就

这样,白描式地讲给你听,一个人,如一滴水,消失在长河里。

那一年,秋园46岁,她恩爱的丈夫死了。秋园生了5个孩子,其中一个女儿已经急病去世,不久以后,她还要面对另一个儿子的身故。三部作品,无一例外,笼罩着死亡的阴影。人世太苦,死去的,尘归尘,灰归灰,可那活着的,被抛下的,要怎么办?锥心刺骨,泣血嚎啕,擦干了泪,她们仍是母亲,仍是家庭支柱。倔强地活下去,挣得自己的活法。

为了给仁受吃上一口好东西,秋园倾囊买了只鸡,被污为贼偷,被推搡、被虐待、被殴打,而秋园绝不承认这莫须有的罪名。林妈妈经常往家里捡病卧街头的路人,她不懂人和人的阶级分隔,众人对她说,都是一个一个的番薯,病了就该被照料。阎妈妈很泼辣,为了家庭的利益,锱铢必较,她很热情,爱做媒,在邻里很有人气。

这些作品里还有很多其他女性身影。有些女人苛吝、刻薄、凶狠,人性总是复杂的。女人们所受的教育来自于现实,劳动赋予了她们许多的美德,生活有时也让她变得残忍。

三位妈妈集结了中国女性的传统形象:勤俭、善良、包容、忍耐、坚韧、体恤,为了匡护丈夫和儿女,她们甘愿奉献自己。更可贵的是,她们都没有丢弃自我,不管有意识或无意识,她们都在追寻自我,不管命运如何跌宕,都要努力得到怎样才能成为“我自己”的答案。

通向母亲的路,也是通向一条正在形成的“女人”的路。

子,欢喜不尽。二叔晚年,大约得了肾癌,开始尿里带红,后来就尿血了。他又和蝶孩家吵了一架,弥留之际,他拖着病体,进了蝶孩家,躺上蝶孩家的大炕等死。在乡下,这是很厉害的一招。你敢动,我就死在你家炕上。家里死过人,那是几辈子冲不掉的晦气。乡下人常说死有理,豁出来死在你炕上,看你怎么办。遇上这号事,谁愿意惹那个晦气,说好话求告,赔点钱,快快打发走算了。二叔的用意也在于以死换几个赔偿,给儿子多留几个钱。知道自己一死,儿子很难独立过日子。可怜的二叔到死了还想着后人的日子。

蝶孩家飞快报了警。二叔是照以往经验

随笔